

續
集

春水江南

石空



定公著

春水江南

續集

春水江南

定公著

續集目錄

第十三回	險中險夜走新戰場 奇中奇巧佈間諜網	二二三
第十四回	大後方夜演捉放曹 淺水灣晝逢白日風	二四一
第十五回	遍地陷烽塵明珠入土 交情同患難捨玉全身	二六〇
第十六回	蓄鬚子名伶市義 搭飛機畫士榮歸	二八一
第十七回	換日偷天老洋人出險 登堂入室女學生休夫	三〇五
第十八回	摩天樓羣奸驚炸彈 朝陽宮二惡救焚書	三二四
第十九回	渡蛙人深入游擊區 探虎穴大炸火藥庫	三三九
第二十回	髮繫千鈞死生爭一霎 功成纍黍事業總空花	三六七
第二十一回	何以爲家重來新樂土 恍然隔世歸掃舊巢痕	三八二
第二十二回	下井救人死生俱度外 臨危授命恩怨從分明	四〇四
第二十三回	大躍進羣魚糜沸鼎 活現形孤島變紅場	四二一
第二十四回	同室操戈人心哀盡死 天涯奔命虎穴慶餘生	四四〇
第二十五回	春水遶江南夕陽西下 寒雲飛塞北義士東歸	四五八

春水江南續集

定公著

第十三回

險中險夜走新戰場 奇中奇巧佈間諜網

小京香素貞分手，等她去遠，才下了汽艇，記住了自己的番號，柴田太郎一等兵，二十二歲，她就開動了馬達，半條長江起了啪、啪、啪的回響。就有巡弋艇過來，小京香從話筒中報出口令，對方一聽口令不錯，就離開了。小京香這才開足油門，直向江南方面，港汊多處駛去，看看來到鎮江附近，月黑星稀，一片荒野，連一個日本哨兵都沒有，把空艇藏入葦叢深處，她上了岸，一路向東南方走去，這裏已是一片焦土，沿路的屍體，向未掩埋，不下數百具，殘星慘淡，照着一片白骨，走了三五里，都是如此，焦臭腐爛的穢氣衝入鼻孔，小京香忙用兩手掩住，四面張望，只見殘垣破壁，都有白粉，擦着「家變更」。原來江南的游擊隊也時常出擊，日軍守不住，撤退移去，却把全村老百姓加以殺戮，房子燒了，牆上寫上白字，「家變更」，一家破門框裏，還橫着一個老婦未爛的屍體，四肢殘斷，下體赤裸，插着一支竹簫。

小京香看到不由打了一個寒顫，咬緊牙齒，心想：「逃出虎口果然是萬幸，殺了四個羅菟頭，可不能算是替無數的婦女報仇呢！」

她沒有敢停留，仗着一身膽，日本的軍服掩護了自己的身份、頭上的拉虎帽，還有棉布風兜，都是對她有利的掩護，盡量的把它往下拉，蓋住了眉目，向市鎮裏混去，預備隨機應變，抓一個機會混到上海。走了二十多里，日經轡午，飢腸雷鳴，人已到了鎮上，看見有一家汽車站，停着一部大卡車，走單幫的，有似羣蟻附羶，站滿車旁，只消每人一張軍用手票就可以上去，直達常州，日本兵坐上去，更不要錢。她也擠上去，誰知一百個老百姓，見不得一個日本兵，小京香現在是一等兵，全身變成了一條黃蛆，一挨上來，好似鴨趕浮萍；排隊的長龍頓時散開，讓她向前。

小京香樂得大踏步一人佔了兩個坐位，巧了這個車到了常州還能直放上海，小京香正中下懷，索性坐着不動，沿路掠了幾個燒餅饅頭，也沒有人敢向她要錢。這一帶殘破的街巷，愈加慘不忍睹，從無錫到蘇州，百里郊區，沒有一處人煙，却讓大批日本兵在太陽裏抖擻精神，一隊一隊演習，槍劈刀刺，喊殺連天。到了南翔、真茹一帶，特別破壞，連道旁坟墓都用重擊砲炸開，夷爲平地，這就是愛國男兒保衛上海曾經七日七夜的血戰，歷史上稱爲「血肉磨坊」。

小京香想不到上海的郊區，會有如此殘破，她的眼眶潮濕，想到從前人有兩句古詩：「男兒欲報君恩重，死踏沙場是善終。」這些變爲蟲沙的仁人君子，可說是善終了，只是我們這批做亡國奴的偷生怕死，將來又做何等的結局呢？

她經過了一日一夜生死邊緣的奮鬥，自己救自己，才留下一線微命，到了此刻，眼眶裏由潮濕而回到乾燥，飢腸雷鳴而回到歇壁，僅僅幾塊大餅饅頭已經不起作用，頭腦重得有似千斤石白

，實支持不住了，不由得頭向車欄一擱，迷迷糊糊的入了睡鄉。

一個人到了睏倦萬分的時候，只有瞌睡可以舒解一下神經，不料車進大場，小京香就被日本憲兵逮捕了，原來小京香藏入蘆葦的船，不到天亮，已被巡弋隊發現，一查番號，知道有四名差假兵士：一個軍曹，兩名准尉，一個一等兵兵，當晚失蹤。原來他們是出來比賽斬級的，那四個關東軍，除了柴田是後備補給兵，入隊不久，其他三個全是殺人吸血的魔星，他們比賽殺人已經三天了。

不幸得很，汽船開到水仙庵，遇着了小京香，一個女子，兩瓶酒，服侍了四個一起完蛋。可是紙包不住火，空艇已經發現，日本的水上偵察機，立刻在江面上飛起，查到水仙庵，四名皇軍雙雙喪命，一個還是切腹的，却失去了一身軍衣。江北區是愛國男兒、游擊隊的根據地，日本人也有點怕，不敢把鄰近的鎮村洗劫。回營報告，發出軍電，只把長江下游佈下了天羅地網，偵察柴田身份失去的軍衣，其時已近中午。小京香一路行來，留心掩護自己的形跡，倒也沒有被他們看出。可是人在車上一經睡着，就難以防備，六名憲兵，查到車上，見她身上掛着「一等兵，柴田太郎」的符號，便把她叫醒，押下來，却想不到她是女的。

小京香知道死期已近，毫不畏懼，氣昂昂的，裝做日本人的樣子，憲兵對於軍服是敬重的，不敢十分爲難，只把她推上了一部軍車，風馳電掣，押到虹口的憲兵部隊來了。

那審問的隊長，名叫杉原，是一個善於表演勝利者十足的皇軍頭子，看到對面站立一個面目憔悴而風姿秀挺的偽裝小日本兵，立刻抽出指揮刀向她當胸剖去，祇聽叱然一聲，杉原投刀大笑

。小京香低頭向自己一看，只羞得滿面通紅，原來那把刀不偏不斜恰恰剖在玉山突起的兩峯之中，六粒軍鈕連襟對破，滿懷春色，呈覽無遺。

小京香自知必死，反而挺起酥胸，螺首一仰，軍帽落地，却忘了一頭秀髮，早已剃削乾淨，光溜溜的露出一個青頭皮，和胸前兩堆酷雪，相映成趣。那部長目觀奇觀，兩隻貪婪的魔爪便來攻據要點。

小京香一退數步，背貼牆壁，口裏却說了一句：「隊長，請您御尊重。」那是一句極純粹的高等日本語，而且帶着京都貴族口音。

杉原萬不料當面被他侮辱的是一位日本女子，而且像個貴族，他的十指完全放了開來。

「小姐！妳……」

「是的，我叫川島琉璃子。上級派我在游擊區，專殺叛國的皇軍，整肅軍紀。」

杉原雙手叉腰，哈哈大笑，他又變成了輕侮的樣子：「川島琉璃子，好一個響亮美麗的名字，可是小姐，妳錯了，我們日本人沒有一個叛國的，不過妳能假冒日本間諜，一手殺害我們四名大日本皇軍，妳的膽智也就不小。說不定妳的脈絡裏真有日本人的嫡血。如果妳肯投降，我們倒是非常歡迎合作，以往的罪愆，一切不究。」

原來這位隊長，他已起了憐才之念，他把對方當作了一個中國後方真正派來的間諜工作者。

小京香將機就計，憤然的說：「我不能這樣做，你們日本人給我的印象實在太壞。」

杉原大怒，巨靈手掌，向案一拍，便有一名軍曹帶着三個中國學生，足鐐手銬的進來。三個

青年志士早被打的血流滿面，遍體鱗傷，那軍曹向杉原站定，杉原變臉向小京香喝道：「妳說我不會叫妳吃刑罰嗎？我先叫你看榜樣！」說罷，便喝叫軍曹：「把她先剝光，吊起來。」

軍曹用軍刀把她的軍衣一挑，皓體全呈，軍曹又要去割她的軍褲，小京香不知那裏來的力氣，一頭向杉原撞去，噴口大罵：「白鴿野鹿，你殺我吧！」

杉原一點兒也不怒，笑嘻嘻的將他粉臂向後一扭，白生生的一頭羔羊，早已就縛。一面喝令排開刑具，把三個愛國青年，使用非刑。原想叫她看怕了就範，誰知青年們確是熬刑，任你怎樣做，總是閉口無言，連眉毛也不皺一根。這將小京香的愛國情緒全激發起來，潑口大叫：「我願意死，我願意和他們一齊死。」

古人有句話：「德風偃草」，又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小京香一生聰明過人，有膽有識，對於愛國情緒却原不堅強，經此大難當前，看看三位勇敢的青年，一心報國，視死如歸，她也十分堅強起來。她現在綁在木樁上，像一匹生駒，活生生的要掙斷了繩索，和他們赴死一處。日本人的脾氣就是有這一套，你要求生退縮，他會給你一百二十分的凌辱。你如侃侃而談，昂頭就義，視死如歸，他反而對你敬愛，另眼相看。杉原心裏原已看中了她，只要一個活的，不要一個死的，小京香越是倔強，他心裏愈愛，越是想收服她。點起一支「太白燕」滿口噴着，想了半天，一揮手，軍曹停了刑訊，把三個青年帶下去，杉原又按鈴，另喚一個軍曹上來，杉原發令，把她帶去收監。那軍曹雙腿一併，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哈啞！」「給她茶水！」「哈啞。」

「不許給她東西吃！」「哈啞。」

一連三個哈啞，小京香聽到不許給她東西吃，猛然腸子裏咕嚕嚕起了回聲好像有個小生命在她裡面萬分抵撞，她熬不住飢餓。人在萬分刺激中過來，血脈緊張，當前生死都顧不着了。可是，飢餓這件事，你不想着它，倒也罷了，一想着了萬念俱起，愈挨愈餓，眼花撩亂起來。

杉原隊長却看準了這個弱點，向她進攻，一天兩天還熬得住，到了第三天，簡直的受不了，偏偏，一壺一壺的酳茶送進來害她，愈餓愈渴，愈喝愈餓，那個馬桶就滿滿了，滿室的穢氣蒸騰。她想死，身上連一根束褲腰的帶子也沒有。那麼等着餓死吧！誰知，一個人挨餓，只要有點水沾唇，就是死不掉，杉原知道是時候了，把她提出來，帶到一間起坐室裏，問她願意降不降？

小京香沒有氣力說話，却還是搖頭表示不願意。

杉原說：「好吧，我現在請妳看樣東西。」說完便命衛隊把她綁起，小京香祇當要施刑，閉緊了雙目，杉原叫用燈芯把她的眼皮撐住，偏偏不許她閉上，又把隔壁的屏門打開。

門開處，祇見屋裏開着風扇，雪白的長檯擺着一桌盛筵，盡是美饌，百熱的油水，一陣陣的味香，沖向鼻尖，尤其是一股司蓋野蓋的洋葱味撲鼻透腦，小京香的飢腸裏頓時又添了十八萬螞蟻在爬。

杉原很禮貌的向小京香鞠躬：「川島小姐，這些妳都愛吃嗎？」

小京香還是倔強「不！不！不！」但是她的光頭已經長出了茸茸的頭髮，熱汗蒸騰。

杉原太惡作劇，只把她綁在長檯對面的一支靠背椅上，隔着長檯，自己和她對面的坐了。檯上擺滿了百熱噴香的美饌，尤其使她引起食慾，却是一盆洋葱腓力加上胡椒，和一盆奶油栗子

蛋糕，這都是她最愛吃的。偏偏看到眼前却吃不到嘴裏，而對面坐着大熊似的杉原舉起刀又狼吞虎嚥。她越是不看，越是要看，只見杉原刀又並舉，銀光閃閃，那一陣陣的蒸騰熱味，竟比催淚彈，毒瓦斯還要厲害，頭上又開着風扇，只要一呼吸，立刻全身麻癢，夾髓淪肌，她頭上的冷汗一陣一陣的把一個新長的頭髮迸滿了汗球。五臟搖動，再也抵抗不住了，小京香終於投降了杉原。

有人說「這是小說，自古以來沒有志氣的人，我們只聽說，有受不過酷刑而降的，有貪財戀祿而降的，沒有聽說有熬不住饑餓而降的。」那是你沒有經過餓道，而唱着高調。正如道學先生責備寡婦，「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樣。只因為自己沒有做過寡婦，沒有挨過牽絲攀命，餓的磨子。人生對於死，本不足怕，孟子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甘死如飴，原不是一件難事，最怕叫你不死不活，再加上百般的物質引誘。一個意志不堅，便成失足，萬死也來不及了！所以我們做烈婦容易，做節婦難，烈婦只要一死，萬事了當。節婦却要含辛茹苦，抵抗一生經過的外物引誘，不知有多少，轉念一萌，前功盡棄。所以，抗日八年，後來重慶飛回來的勝利人，往往看不起在上海淪陷區的蒙難人，唱一句高調說：「你為什麼不到重慶去。」焉知劉皇叔新野之敗，演義裏說他攜民十萬渡江，但也不過攜得十萬，還有無千無萬的老百姓帶不過去，你能說這些不會跟着撤退的，就不是忠貞的老百姓嗎？所以做烈婦容易，做節婦為難，但是古往今來，社會輿論，春秋史筆，對那些失節的婦人還是不饒恕的。

小京香向杉原屈服，却也有個打算，她對於自己的天才，認識的很清楚，俗語說的好：一明

知不是伴，事急且相求。」從前水肥原對她說過，做間諜工作的人，兵不厭詐。他叫我做間諜，我為什麼不能來一個反間諜，間諜的本位便是出賣雙方國際情報，而增加自己工作的身價，小京香她有這個膽，她有這個智，也有這個傻，反而覺得這幾天一味餓着求死的庸俗可笑了。

杉原將她送到一個特務機關，訓練她一切應該知道的間諜常識，頭髮養長了，依然風姿如昔，分外動人，杉原發出第一道使命，「妳可以到香港去，妳的使命不是間諜，而是說客，妳應該把上海去的那一位間人勸回來，我們利用他。」

小京香在上海當過交際花，做過舞后，她確實認識不少的上海聞人，經濟、政治都有地位，「八一三」戰禍一起，政府轉進西南，有的跟着撤退，但是一大部份在香港，騎牆觀望。如果小京香去做這個工作，杉原知道，她很能收效的，因為在這三天裏，杉原的間諜網，早已把小京香的身世履歷打聽的清楚明白了。

這時候，二次世界大戰，尚在醞釀，香港到上海，往來的船隻，尚未斷絕，但是杉原却要她先到杭州，從淳安轉進後方重慶，再由重慶到漢口坐飛機抵香港。這是中、日交戰的一條真空走廊，兩方面走私的往來商賈，都打此經過。

這是命令，杉原把牆壁上大軸地圖指給她看，一處一處有太陽旗插着的，都是日軍的據點，小京香立刻把它記下了，變成了腦子裏的一張藍圖，口裏却說：「這樣的重任，我怕擔任不起。」

杉原笑着，一拍她的肩胛：「李香，誰不知你是水肥中將的乾女兒啊。」李香是小京香在東

北的名字，水肥原次郎是她的乾爸爸。現在水肥原已是華中作戰的參謀長，由他供給了小京香的履歷，所以杉原對她特別有了信任。

誰知去了不到半月，香港報紙就轉載了一條漢口新聞：「陪都消息：上海舞國皇后小京香在重慶被捕槍決！」

上海雖是淪陷的孤島，租界上的報紙，言論却還自由，立刻大小報紙，鬧得滿城風雨，有幾張還登了她以前舞后加冕的照片，還有大號的標題，什麼：大膽、風流、冷酷、神秘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形容詞來形容她，而且替她定下了罪名，說她是「出賣祖國，死有餘辜，沒有靈魂的民族罪人！」

小京香的被捕消息，前後方鬧得滿城風雨，其實她人還沒有到達重慶，自從接受杉原的命令，由上海來到杭州，這一條鐵路現在也擠滿了跑單幫的，火車站是紅帽子的世界，買一張車票，非得三天五天不可，還要花很大的代價。如期不然；你只好把鋪蓋攤在馬路上，等候挨班排隊的機會。小京香是有特殊身份的，但是杉原給她四個月的工作訓練，要她完全成爲一個平民化，甚至身邊的錢也不能帶多。

四個月的頭髮養長了，小京香完全回復了原來的丰度，但是，她也祇好擠在跑單幫的裏面，而受日本鬼子的欺凌。現在的火車，頭二等都沒有了，三等車像沙丁魚一樣擠滿了人，男女混雜，帶的私貨，各種都有，全擺在椅子的底下。小京香也帶了一點東西遮蔽耳目，坐在她旁邊一個黑瘦的男子，很關心她，踢踢她的腳，小京香只當不理。那男子輕身的在她耳朵邊，說了一句：

「把妳的東西擺進去一點！」小京香怒目而視，尙未發作，只聽車上起了一窩蜂的雜聲，交頭接耳的說：「快點，查車的來了。」

車門開處，進來一個查票員，後邊跟着四個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殺神一樣，押着那個查票員，好像要把他押去槍斃似的。還有四個紅帽子，跟着專查私貨。說也奇怪，小京香眼看見椅子底下所帶的私貨，好像活的生了腳一樣，都會爬動，日本鬼子一到，那些東西就連串的向後退，牠們也有了排隊的經驗，非常整齊。唯有小京香的那個包裹，却安然不動，再仔細一看，原來那些走私貨，他們早已用一根繩子把它連串起來。日本鬼在東邊走，他們就往西邊拉，日本鬼回頭走，他們就往東邊拉，獨把小京香的包裹擠了出來。四個憲兵立刻看見了，喝聲：「八鴿！」倒過槍背，一刺刀就往小京香的包裹戳去，裏邊的東西，立刻散滿一地。凶神似的日本憲兵，就向紅帽子咕哩咕嚕講了幾句話。

紅帽子就問小京香：「是妳的嗎？」

小京香尙未答言，那黑瘦的男子刻站起來搶先承認：「這是我的。」

啪！啪！啪！幾個連環巴掌，打上那個男子的耳光。黑皮泛紅，頓時腫起。小京香不該在包裹裏帶了一副骨牌，那憲兵就問「那個什麼東西？」

那男子知道帶賭具是犯禁的，既然承認了包裹，就推不開責任，含糊地說了一句：「這是糕餅。」那憲兵偏偏聽的懂這句話，像貓頭鷹似的笑得可怕。

「既然是糕，你把它吃下去。」

那男子想不吃，禁不住四把槍上的刺刀逼着他，他只有勉強的放大喉嚨吃了一隻，可是四個紅帽子並不放過他，比憲兵更爲刁惡，這是一副三十二張的天九牌，叫他都吃下去！那人勉強的又吃了兩張，已經是頭筋暴漲，口眼發直，但是紅帽子並不肯饒過，也知道這包裹不是他本人的，他在維護一個女的，便向小京香毛手毛腳的摸了一把：「妳也勸着點，讓他吃得痛快些！」

那黑瘦的男子大聲喊道：「你們要殺就殺我好了，不要去凌辱她。」喊聲未畢，一條槍刺已經頂到他的咽喉，那人狂叫一聲，冒出血來，頭就垂倒了下去。那憲兵歪一歪脖子，像宰了一條狗似的，四個紅帽子就把那個黑漢帶着淋漓的鮮血拖下了車去。

這時候，查票的照舊在查票，滿車的人鴉雀無聲，唯恐惹火燒身，小京香心裏難過得刀絞一樣。她想不到一個包裹害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客人，火車照舊在進行，憲兵、紅帽子押犯人似的，押着查票員到後面去了。餘威尚在，震懾滿車，足足五六個鐘頭的路程沒有一個人再敢開口。火車到了杭州，照樣排隊，擁擠下車。小京香雇了一部三輪車，這是抗戰時代新興的交通工具。在西湖邊找到了一個比較冷僻的葛嶺飯店，飯店前面就是日兵的封鎖線，小京香沒有到過杭州，現在望着一片淒迷的湖水，沒有一隻船，飯店前面就是斷橋，橋上站着巡邏的憲兵，架着機槍，佈滿鐵絲網。茶房告訴她：「小姐，到了夜晚，妳千萬不要開窗，無情的子彈時常會射進來。」

小京香道：「日本兵就有這麼凶？連開窗都不可以。」

那茶房搖了搖頭，替小京香關上窗，四下無人，他才輕輕的說了一聲：「小姐！妳是到淳安去的嗎？」

「不！我不是。」

「這不用瞞我，到後方的，都在我們這裏落腳，看樣子妳也是。」指着葛嶺後面一座高高的山峯，上面一個紅牆的古廟，他說：「那條嶺叫老和山，翻過山去就是留下鎮，如果妳願意走這條路，我倒可以帶妳。」

這座葛嶺飯店，經常有許多從火車下來，而要轉進後方去的，確實都在此店落腳。日本人雖佔據了地面，對於人民的地下流動，倒並不十分限制。這家飯店和日本憲兵部有着疏通的默契；山裏的游擊隊方面也有交道，據說是一位上海有名的大亨在背後主持，其人現在重慶。這一點，也是杉原預先暗示她的，所以她一下車來，就投了葛嶺飯店。四月天氣，半夜裏，不冷不熱，星月微明，飯店裏已有十多個人趕半夜裏起床，小京香也是其中之一，茶房替他們造飯，裹好乾糧，就帶他們翻出了後山，選樹木陰森的僻徑，彎彎繞繞，經過了老和山，果然沒有一個斥壠，前面有一個山峯擁起，像一隻猴子，那是石人鎮，翻下去，就是留下鎮。這個時候，山峯北面忽然起了一陣動地的喊聲，山鳴谷應，至少有幾百人，每兩個人挑着一盞通明的汽油燈，奔上北高峰，照得滿湖通明，那是一批盜樹的，結隊上山，不消半個鐘點，把前山大樹砍成平地。西湖上的日本守兵，望到了山頂幾百盞油燈，只當來了游擊隊，立刻傾巢而出，槍聲大起。茶房一拉小京香：「趕快走！從這裏翻下去，就是留下鎮，再過去三十哩就是餘杭，坐船走水路，就可以到淳安了。」

小京香是走這一條路由淳安轉進後方的，她差不多走了一個月的路程，才到重慶，她以舞女

的身份，找到了在上海維也納的舞女大班楊阿毛。

重慶是抗日復國的行都，一切生活皆從簡化，連茶樓酒館，都有經濟警察，不時三刻，在那裏巡邏。但是地下舞廳，還是免不了，楊阿毛得到了小京香，就如得到了一顆夜明珠，他的營業頓時增加了，有很多歡喜此道的，也交頭接耳彼此傳說，小京香來了，在重慶有不少火山孝子，小京香賺了不少的錢。但是重慶的特殊關係，一時却找不到機會，重慶的生活實在使她不感興趣，尤其是她穿的服裝，在重慶人眼裏，都變了奇裝異服，有傷風化，只要街上走過，就有一大堆孩子跟着她。偏偏在這個時候，抓到了一個朝鮮女間諜，金香子，一傳二，二傳三，都把韓國的金香子，變了上海的小京香，她怕再耽下去，會惹出禍來，本來她的目的地是香港，打主意還是飛漢口，早點去港爲妙，一批火山孝子聽說小京香要走，一致捨不得的挽留，希望她就在重慶，共赴國難。小京香回答：「我是一個風月場中打滾的女子，愛國無力，賣國不能。如果有一分力量足以獻給國家的話，在重慶，在漢口，甚至在香港，都是一樣的。」楊阿毛聽小京香去志已決只好送她，這一天，天方破曉，大雨滂沱，楊阿毛替她提着行李，坐着一部小包車送到機場。約摸走到柳巷口下坡的時候，突然出來四名軍警，青天白日的帽徽，攔住去路。

「停車！檢查！」

小包車刹住車檔，兩名軍警跳上了汽車兩面的踏板，一個開口：

「妳是黎小姐嗎？」

「我叫京香。」

「請妳下車。」

「這是怎麼一回事？」小金香肚子裏打算，她知道這不是可以反抗的。

她就下了車，把所有行李交楊阿毛帶回。四名軍警請她上了另外一部沒有牌照的汽車，進了車座，雙眼就被蒙上一塊黑布，紮得緊緊的。也不知道車子開到那裏去，轉了好多的彎，走了好多的路，車子停下來，一邊一個，把她夾進了屋子，在一張長凳上坐定，才把她的黑布取掉，小金香定了一定神，四面一瞧，這裏既不像軍警機關，也不像法院衙門，那是一間很冷僻的住宅房子，陳設簡陋，光線暗淡，後面有一個小小窗戶，門口有三個穿便衣的輪流把守，插翅也難飛出。小金香在憲兵隊經過大局面，她一點兒也不吃驚：「你們做什麼的，是綁架還是特務。你說你們要和我說話，快把你們長官請出來，要不然，這是後方，不能妨害個人的自由，我可以控告你們。」那三個，却冷冷的回答：「黎小姐，我們是奉命執行，有什麼話回頭妳可以對我們上級講，請妳好好的休息吧，我們替妳預備盛饌。」

「又是盛饌！」小金香聽了簡直談虎而色變，全身有點抖慄，她確實又達到了飢餓的邊緣，昨天到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

四名軍警退去，過了一個時候，進來了一名衛兵，端進一碗蒸飯，二菜一湯，不算太壞。小金香狼吞虎嚥的把它吃了，可是，從清晨到晚，就沒有第二頓飯給她送來，關在小房子裏，沒有一個人理她。直到半夜，搬飯的那個衛兵才進來，向她行了一個立正的軍禮：「請妳跟我走。」她想這一定是什麼大隊長，要動她的刑訊了。不過自信沒有犯罪，沒有把柄落在他們手裏，